

臺文館超進化！ 法理情大解密

臺文館升格特輯

升格三級
合情合理



文：蘇碩斌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自 2003 年創立十八年來業務蓬勃、遊客如織。以致今年五月許多人看到「升格三級機構」的新聞，難免浮現幾個問號——為什麼升格？有什麼差異？問題牽涉複雜，可化繁為簡拆成「法規」和「情理」二部分來說這段故事。當然，也須同場加映臺灣歷史命運。



第一部分——組織法遲來的程序

臺灣一直有多元族群。住在臺灣的人，不論什麼族群，現在都已能相互欣賞各自奔放的文學——但是，1987 年解嚴以前並不如此。回首日治末的皇民化時期、二戰後的中原道統時期，臺灣的文學創作和文學史研究，逾半個世紀像是鎖了喉，聲音悶心底、不敢發出口。過去如果有文學政策，簡單來說就是：曾經寫過的最好忘記、現在要寫的請守規矩。結果就生出「臺灣沒有文學」這種倒果為因的駭人詛語。

1980 年代思想管制鬆動，1990 年代，很快出現我們需要一座臺灣文學館的呼聲。1991 年文建會提出「現代文學資料館」的方案，經過幾次決策小變動，1998 年位階提升的「國家臺灣文學館」方案成形。但隨之的法制化則是連串波折。2000 年政府第一次政黨輪替，朝小野大、關係緊張。2003 年 10 月 15 日行政法人型態的《國家臺灣文學館設置條例》未通過立法院審議。這時臺文館已準備就緒，於 10 月 17 日先行開館營運。2004 年由文建會施行《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暫行組織規程》、2007 年再施行《國立臺灣文學館組織規程》的四級機構法源，可以不須經過立法院的審議。

十八年來四級機構的臺文館穩健發展，組織和業務的規模，都直逼三級機構（如歷史博物館、史前文化博物館），因此 2021 年《國立臺灣文學館組織法》通過成為三級機構，或許可說是一道遲來的合法化程序。

- 1 臺文館建築前身為「臺南州廳」，由日籍建築師森山松之助設計，屋頂為銅瓦馬薩式屋頂，正門立面左右皆有一座圓柱形衛塔。2001.008.0640。典藏者：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數位物件典藏者：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創用 CC 姓名標示 3.0 台灣 (CC BY 3.0 TW)。發佈於《開放博物館》[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6efe57c3e950654a28976d26dbf904f0#120388]。)
- 2 前總統陳水扁、首任館長林瑞明與作家鍾肇政、葉石濤參加 1 週年館慶。
- 3 文化部長李永得參觀文物修護室。



國立臺灣文學館的英譯是「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簡稱 NMTL」，明顯表達了這個博物館的定位，因此內部主要組織即為四大業務：典藏、研究、展示、公共服務。

研究、典藏的業務，自林瑞明開始的各任館長，都熟知 1990 年以前的臺灣文學史有偏差，因此也都盡力補齊：一則搜羅名作家的陳舊物件，二則多方探詢被遺忘的不明文獻。聽到多位作家為躲避思想檢查而隱姓埋名、多次從床底和倉庫挖出暗藏半世紀的史料，感動之餘也很唏噓臺灣的命運。臺文館致力補足遺忘歷史的策略，為庫房收進大量館藏，目前已登錄逾 11 萬件，洪棄生、龍瑛宗、朱西甯、三毛、鍾肇政……，不同族群為臺灣留下的手稿和書信，都匯集成為深邃的臺灣文學星叢，真正是有使命感的文學版轉型正義。

策展、推廣服務的業務，理路也愈來愈清晰。約十年才更新一次的常設展，已經來到第三次，各種主題的特展，每年推出三檔以上。文學裡幽微表達的議題，其實經常是領先社會變革的彩蛋。以文字專長的文學館，原本是博物館強調視覺文化的弱者，但一旦抓住「溝通轉向」和「敘事轉向」的全球策展趨勢，其實更能與當代社會互動、更能挑動人心。公共服務跟上時代腳步的痕跡一樣明顯，隨著臺文館近三、五年積極向外「跨域」，讓穩重的歷史典藏，都能轉譯為與生活世界溝通的議題產品。

總的來說，四項工作因為館員投注濃濃的使命感，而展現臺文館另一角度的超進化，亦即業務之理性、責任之情感的同步升級。

下一個文學盛世可期待

文學的傳統定義，是紙面的文字書寫（一如英文 literature 的意義）；這種訴求文字的視覺感官，在 15 世紀活字印刷術問世之後，支配全世界人類將近五百年。然而，新的媒介科技，催生了新的閱讀習性、新的互動關係，造成影像的新視覺文化竄起。文字也退下主流地位。

文學館當然不能置身於趨勢之外。一支筆一張紙就有的文學，未來如何求生？答案應該是在：從過去跨向未來、從文字跨向其他藝術形式、從臺南跨向全臺灣、從臺灣跨向全世界。

《國立臺灣文學館組織法》在 4 月 1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5 月 26 日總統公布、10 月 17 日正式施行。因為文學前輩艱辛累積史料，這座文學博物館在穩穩的根基上升級，才能夠展開翹翼迎接新時空的強風。我們期待，以各種方式愛文學的所有人，都能以不同的姿勢聚到這裡來。



與一百靈魂 十八肉身

臺文館升格特輯



於是我們必須記得，關於衝撞的勇敢。於勇氣的見關。

文：林佩蓉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十八歲，還記得十八歲那一年，生命到了新的路口，可能是大學新鮮人，也可能是社會新鮮人，迎來法律中的大人認證、拋開身邊大人們的期待，在十八歲這一年，只管做個真誠又自由的自己。

臺文館的十八肉身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十八歲這一年，整個國土遭逢暴雨衝擊、新冠肺炎三級警戒，惶恐度日中，國家運動員在日本東京奧運得到最亮眼的成績，在電視螢幕上看到以日文「臺灣」排序舉國歡騰。這是悲喜交集，也是日常，然而過大的變化讓生活不再理所當然，必須謹慎過活，迎接每一個太陽升起的日子。

遇上百年文協

臺文館在十八歲這一年正巧遇上百年文協，這關乎文學運動的精神與靈魂。為了呼應臺灣文學奮起迎向世界的那個時代，以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的 10 月 17 日作為開館日，歷經了幾輪的名稱變化，從國家、國立、臺灣文學、現代文學等，終以預備成為行政法人化的機構，以「舊建築·新生命」重新打開臺南州廳大門。2003 年開館之後計有研究、典藏、展示三組，他們一面迎接所有參訪的民眾，為他們展演文學發展史的歷程；一面啟動研究計畫與徵集，奠定各類型文學蒐集整理編纂出版的基礎。首任館長（行政名稱為主任）林瑞明、副館長陳昌明，當時在文建會擔任輔導臺文館的處長黃武忠以及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聯手集結學界、出版界，還有臺灣文學系所的學子們，穩定了臺文館的根基，用專業與熱誠作為文學博物館的磐石。

回望是為了知道，祝福和勇氣的可貴

在每年 10 月 17 日都是臺文館回望來時路的時刻，每一次轉身，就向前積累更多奔跑的勇氣。這些累積包括每年至少有十種圖書類型出版、四檔以上的大小展覽、上千件的文物入館……。而逐年成果，也成就了穩定成長的模式：

2003

作為開館第一部出版品的《全臺詩》，展現開館前蒐集史料、編纂詮釋的成果，打下文學研究從整理到出版的基礎；《臺灣文學館通訊》創刊發行。

開館的「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研討會」，啟動以作家及主題類型的研討會，語言族群及性別的平權發展，這些成為接下的歲月，盡可能留意的細節。

2004

6 月啟動圖書閱覽區，至今已館藏 8 萬多冊圖書及視聽資料、資料庫；同年 7 月兒童文學書房開放，親子閱讀及活動空間從此開展。

2005

開設第一期常設展「臺灣文學的發展」、「臺南州廳建築史」，從此奠定臺文館的常設展覽規模。

2006

主辦「臺灣文學獎」，至今仍是政府機關獎額最高的文學獎項；同年 11 月首檔國際展——「俄羅斯三巨人特展」，開展國際策展與越洋運送文物的路線與經驗。

2007

8 月結束籌備處身分，成為中央四級行政機構；同年委外開辦無煙餐飲店。

2008

6 月首度輸出國外展覽，於日本神奈川近代文學館展出「臺灣文學館の魅力——その多彩な世界特展」。

2009

成立「文物修護室」，逐步建立為文物修護與保存的專屬空間與設備。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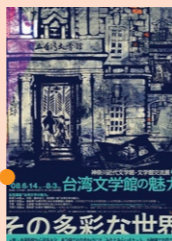
5 月以貨櫃車裝載博物館，將展覽向全國各鄉鎮移動。

2011

獲科技部核准，成為「研究型機構」，可進行「專題計畫」申請與研究。

2012

6 月「臺灣文學外譯中心」掛牌，以臺灣文學輸出為目標，包括翻譯、人才培育、出版等。



2013

申請首批國家級重要古物，計有「臺灣文藝聯盟本部」木匾等 8 組 26 件典藏，獲指定為重要古物，之後不斷努力以文學藏品作為國人對國家寶物的記憶。

2014

由文化部長龍應台所命名的「齊東詩舍」開幕，為臺文館第一個北部據點。

2015

6 月獲臺南市政府同意無償撥用本館土地及建物；同年「文學館家族」成立，開始串連地方文學館舍。

2017

外譯中心開拓「新南向」路線，完成與越南雙向翻譯作品。

2018

創立以藏品作為商品開發及轉譯的品牌「拾藏」，建立粉專，並集結各方寫手，首發成品為楊逵「新生筆記簿」、「文藝聯盟本部名片盒」等。

2019

「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上線，發表第一款以文學藏品為內容的線上遊戲、完成首款友善平權資源箱。

2020

開發「文學行動展」打造展示模組，提供學校及文教機構使用。

2021

1 月「臺灣文學基地」由齊東詩舍擴充營運，是臺北市保留最完整的日式宿舍建物群；原兒童文學書房，改以「文學樂園」重新啟用，移至與圖書室比鄰，擴增親子各別需求與應用；同年 5 月總統令公告「國立臺灣文學館組織法」，三級機構升格確定。



18、100，數字之外

從奠基到發展，臺文館用十八年的時間，向國人也向世界說臺灣文學的事。而正值十八歲青春，如此巧合的迎上文協百年的百歲靈魂，文學與文協相聲相應，驗證了文學關心社會的確據，百年來文學人走出書房，在運動場上邊跑邊寫，不斷衝撞權威、挑戰現實，也不忘抒情描繪心中塊壘，以文學的方式寫出多采風景。臺文館確信在面對過去的同時，珍惜所有的幸福，據此向未來打開再打開，向世界跳躍再跳躍。十八歲的新生命見證了百歲後的新風景，奔跑的人正在不斷接棒，並且專注、毫不猶豫的向前再向前。

